

我夢到你。頭髮微濕，燃一盆火，說，要帶我出海。我沒有答應，我知道你比較想自己遠行。窗外原來還沒很亮，清晨四點，都是汗，眼睛縮瑟，受不了光，手機螢幕顯示日期：五月十日，原來你已走了六年，身旁躺著我的妻，而有個女人今日約我見面。

「到底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？」

「對不起，我必須說出來，你是唯一可以聽的人。」

我看著妳左手無名指上的婚戒，光光反射在我的水杯，妳說，我下禮拜要結婚了。祝福妳，我說。結束這場談話，我們走出咖啡廳，門啞啞關上，過去不及。我走進陽光裡，妳在廊簷，陰陽兩隔，妳的臉暗了暗，說，你跟你哥哥，真的很像。

謝謝，我轉過身，從此，不會再有人知道，我哥哥。而妳，有些話沒講，我也知道。

事件發生的那天妳在，那時台北的陽光也和今日一樣，初夏，妳知道這是妳看的最後一個天光。頂樓的鐵皮屋過了中午，像飯鍋，冒氣蒸騰。妳把最後一片吐司吃掉，將僅剩的兩百元收進錢包，那足夠妳買一把鋒利的水果刀，大小剛好能收進斜背包裡。妳頭暈，妳想嘔，妳很想找個陰涼處好好躺上一躺，但妳忍住，看了這個三坪大的房間最後一眼，帶上門，走了。

十個月前，妳打開與情人同居處的大門，他和她坐在你們的床上，妳知道那是什麼味道，欲望過後的腥氣。妳沒有尖叫、撕扯或破口大罵，妳做人家小三，知道會有這一天。但妳沒想過他會把未婚妻帶來這裡，他們分隔兩地，他告訴妳已快分手，為了方便，妳和他一起租了套房，妳沒想也給他們方便。他要妳們好好坐下談談，房間小，妳和未婚妻一起並排擠在床沿，像等待上課的小學生。他說，妳們最好認清，我就是會腳踏兩條船的人，未婚妻抹著鼻涕眼淚，胡亂哭泣。妳忽然覺得好悶，一切都沒有必要，好悶，妳衝到馬路上，想打電話給妳兒時的玩伴琬，卻發覺自己手抖到不知怎麼撥號，妳不斷搖頭，竟然停不下來，妳不知怎麼停下，妳拒絕那個夜晚，還是來到面前。一個路人經過，他幫妳撥了手機號

碼，琬在電話那頭苦勸妳離開，妳聽不到，不能失去、不能失去，如果失去，我該怎麼活，妳問。

不到一個月妳就知道自己懷孕了，惡意停了避孕藥，這一切來得很容易。妳不要孩子，一團肉又哭又吵，但他是長子，他必須要。妳告訴他，他說，那好，我們結婚。妳沒有表情，心裡笑了笑，一切有了進度，見父母，下聘，合八字。

妳回板橋老家，父親揚手一巴掌，破麻，他罵，還不知是誰就帶著種。進家門前，母親朝妳潑了一桶水，妳身上濕透晾在門外陰影裡，不知該不該走進去。妳姊姊嫁給醫生，妳弟弟剛考上台大，只有妳念三流大學又輟學，一個月 22K 還被誰弄大肚子。下聘那天，辰時過了，午時過了，客廳的茶涼了，父母的臉像鐵一般青，妳知道他不曾出現了，還是瘋狂打給他，打給他同事，打給他朋友，逼不得已打到他家，他媽聽的電話，冷冷說他出國了。

妳將幾件寬鬆的洋裝放進布包，離開家，再也沒回去過。

秋雷隱隱，大雨，妳跪在他家門前，妳跪著，肚裡有他們的孫子，天涯海角，妳知道他不可能不回父母身邊。一隻狗淋著雨找屋簷，嘲弄地望了妳一眼，他媽媽走出來，拿了一疊藍紙在妳手上按了按，墮胎費。

妳走進都市頂樓的鐵皮屋，牆面像肉瘤突起，下雨會忽然流淚，裂縫生滿黑霉，妳撿了回收場的小飯鍋，餓時就有飯拌豆腐乳吃，這麼少的食物，妳卻一日日充氣，腳腫得穿不下鞋，鏡子裡的臉也不像自己，妳知道了生命將至，莫之能禦。妳只有自己一人，連琬也不再聯絡，妳還知道羞恥，長久無語，偶然買東西支吾半晌，本來也不想出門，出門只為打聽他的消息，後來五樓妳要分三次爬，到了四樓，喘不過氣，忽然不知為何要爬，生命那麼艱難，妳不知腳該往哪踩，妳的門口堆滿垃圾，生了蒼蠅和蛆，妳再沒有力氣下樓倒掉。

懷孕來到第八個月，肚子擋住腳趾，妳已經打探清楚，他從國外回來，卻不是一人回來，還帶著一個大肚婆，準備在台北待產，妳走進雜貨店，檢查那把水果刀，從刀柄抽出，指尖碰了碰，很光，很冰涼。妳最後一次坐捷運，像螃蟹走進車廂，看起來很暈的大學生起身讓座，妳微笑點頭，好久沒笑了，妳摸了摸自己的臉，妳計算著，到他家門口，如果大肚婆也在，要先刺誰？還是先刺他吧，大肚婆跑不快的，妳輕輕拍了拍肚子，一下刺頸動脈，一下再刺心臟，從傷裡拔出來必然要很快很快，才夠時間一刀刀將生命驅離。妳很興奮，冷氣吹拂妳燒紅的臉，像期待久未到來的性愛。這時妳看到紅衣青年上了車，看來跟妳一般大，他眼裡沒別人，卻很快樂，頸上掛著遊戲卡，跟個孩子一樣。

因為哥哥，我們被四處驅趕，他是畜生、禽獸，最低等的生物，和他流著同

樣血液的我們也一樣。注定從此在黑暗的角落裡過著見不得光的生活，我們不配擁有幸福，在神的應允之外苟活。

我放棄了森林系，放棄有關夢想的一切，忘記自身的喜和欲，接著也沒有恨，才獲得一點生存的光。殺人犯的弟弟，腦袋一定有問題，大一開學註冊時我聽到同學這樣說，沒人要跟我同寢，沒人要坐我旁邊，學校也很為難，一週後我就休學了，他們鬆一口氣。

穿著白色洋裝的，我愛的人，看著我說，哥哥是哥哥，弟弟是弟弟，我抬起她臉頰上的睫毛，吻一吻。我無法上學，不知去哪，每天站在她的校門口等她放學，終於有一天，她要我別再去，是我爸爸要我不要，她低頭不看我，我想替她撥一撥亂了的瀏海，但我知道不是她爸爸，不要，是我不該，不知難而退，不是誰，是我有罪。

我其實不知道，我和所有人一樣不知道，為何會這樣？我猜這是我有罪的原因。我哭著去警局，哥哥跟我說，不要哭，你沒有錯。如果我沒有錯，他們為何那樣看我？我們搬了五次家，暗夜來襲，門鈴依然會響，電話依然會響，接起來是幹拎娘，死好，玻璃被石頭砸破，爸媽又丟了工作，我們都不敢待在家，怕看見彼此。我去打工，去 Seven，去麥當勞，去加油站，怎樣最後人家也會認出我，是不是我們真的很像？那天回家夜很深，爸爸好幾天沒回來了，我不怪他，他只是沒有辦法繼續。我到廚房倒杯水喝，撞上什麼搖晃，一摸是一雙光腳，開燈，那是我母親，吊著。沒有遺書，沒有話，面對罪，除了安靜別無他法。我跌坐地上，直到日光爬上牆，我只是一個人，要如何承受更多。

我的哥哥也曾只是個孩子，我們背著水壺上下學，天熱時他會買思樂冰給我吃。哥哥大我兩歲，很威風，身邊總是有人，小學的事情我幾乎沒有印象，卻清楚記得財和雪。阿財是我哥哥的跟班，他有一點弱智，鬥雞眼，講話大舌頭還流口水，我都不懂哥哥為何要跟他好。哥哥喚阿財時阿財必然很開心，眼睛放光，阿財去買汽水，阿財去幫我買王子麵，阿財幫我掃廁所，有了阿財哥哥連掃除也不用做，他常給阿財五十，三十拿來買，二十當跑腿費。阿財偷了班長的藥，握在手裡不肯放，班長說要告老師，哥哥一把打掉阿財握著的藥，說阿財你幹什麼，藥又不好吃。阿財哭著說他阿嬤躺在床上沒錢吃藥，藥髒了班長也不要，阿財又撿起來放進口袋。從那天起外公藥盒裡的藥都會少一些，週一少一顆，週二少一顆，到了禮拜天就是少七顆，媽媽數來數去算不清，我知道那些藥跑到阿財的口袋裡。

阿財出事那天，全校在大禮堂週會，冷氣轟隆轟隆，校長講話時我睡得歪過

頭去口水滴在地板，聽到聲響張開眼，是好幾排前哥哥的班導正穿越座位絆到椅子差點跌跤，她臉色發白匆匆往外走。放學我在校門口等不到哥哥便自己回家，距離我家兩條街的雜貨店怪怪的，對面鐵皮屋拉起了封鎖線，印象中那是阿財的家，他阿嬾痴呆呆坐在輪椅上被推到街角的人群裡，警察、救護車和警車還有圍觀的民眾讓我連阿財家的門口都看不到，只看到腳。我看到哥哥的鞋在接近門口處，他的手在大腿旁緊握，一把鋒利的剪刀，頓時我汗毛直豎，明白他想要幹什麼。一個婦人和少女被警察推出門口，群眾開始騷動，聽說是不小心失手的，揪可憐，全家只有爸爸是正常，攏底外面工作，弟弟才小六捏，揪可憐啦。我盯著哥哥的腳，他奮力向前擠，擠到警察旁邊，再差兩步，他的剪刀就可以刺中他想刺的人，甚至有一瞬我懷疑他已經刺中。然而他比我更早看到阿財的媽媽和姊姊，銬上手銬的手，也比我更早看到她們不理解發生什麼，被嚇壞的眼神，也早一刻認出她們嘴角的涎沫、凌亂的髮，和阿財是一樣的，弱智，我從腿縫中看到哥哥，他上了彈簧般的手臂慢慢放下。回家路上我走在他後面，而不是旁邊，我想他需要靜一靜，我沒問發生什麼，也沒問他為何一臉殺氣，也許他那時在想殺人償命，卻找不到那個對象，滿腔仇恨不知可以放在哪。後來他掃除時自己去拿掃把，像是沒在掃的掃，喜愛和憎恨原來都不是那麼簡單，他被強烈衝擊，還不大明白，只能順著那力道，怎麼抵抗。我在電視新聞看到，阿財感冒發燒，媽媽要他別去上學，阿財不肯，阿財喜歡上學，媽媽和姊姊只好合力把他綁在椅子上，急救人員趕到時，阿財舌頭吐出，臉色青紫，繩子勒太緊死的。我養的白文鳥和鬥魚也死過，都是肚子翻起變成奇怪的姿勢，我還不知原來人也會死，那麼容易。

人死或許都是一種解決方式，我不知道哥哥在死與不死之間看到什麼必須，他第一次說要殺死雪的那兩個死黨的那天下午，我還記得，風很大，灌滿我們的制服，我們手上拿著半融的雪糕，滴落，被風吹到我的腿上，黏糊糊的，哥哥說她們羞辱他，他很恨。

雪是連小孩的我也覺得美的，她沒有在笑，你也總覺得她在笑，她的百褶裙一摺一摺，永遠不曾紊亂，隨著步伐搖曳，像有生命的花，在朝會的旗桿旁，她負責升旗，不知為何，她身上總泛著淡淡的光，在你自己還沒發現時，你已經看著她了。那時候的哥哥和後來不同，他很積極念書，甚至參加許多作文比賽得獎，他和雪輪流當班長和副班長，他們常一起去教師休息室拿批改後的作業，經過我的班級窗前，我就有些羨慕的看著。然而，他們好像不曾熱絡交談，哥哥走在她身旁無話，好像只是她的影子。

那時或多或少，學校裡的男生都是喜歡雪的吧。但雪就跟成長一樣遙遠，愛

情還只是隨處會聽到的情歌或電視上的偶像劇，不像每天要交的聯絡簿和作業那麼令人煩惱，也不像一直得不到的鬥片和遊戲卡那麼令人渴望。哥哥唯一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是，他一直沒有忘記雪，一直活在只喜歡雪的年紀，我常想，如果當初雪說一句，就算只是一句，她是不可能喜歡他的，或許我哥哥的人生就能順利往前走，而不是停留在 12 歲的執著和困惑裡。

只是雪，乃至於我們，當時怎麼會知道，接下來的人生，都是反覆童年無法跨越的習題。

雪好像很喜歡喝牛奶，哥哥經常省下早餐錢，買一罐盒裝牛奶放在她桌上，雪會小口小口喝完。六年級畢業前幾天，雪忽然不再喝哥哥買的牛奶，某天起雪就把牛奶給她身旁的死黨 A、B，她自己一口都不喝，哥哥卻還是每天放牛奶在她桌上，直到畢業她都沒有再喝過哥哥送的牛奶。同時，雪不論去哪，A、B 都要跟著，我見到好多次，哥哥跟在她們三個身後抱著作業簿，我的哥哥心高氣傲，卻傲不過自己喜歡的女生。他不知什麼叫被拒絕，全身被受傷充滿，害怕被巨大的哀傷輾過，只好將怒火燃燒向他者。A、B 都不愛喝牛奶，一天將牛奶拿去洗手台倒掉，哥哥便下定決心要好好教訓她們。自然課解剖青蛙，他取走了青蛙的心、胃和肝臟，分配好放進 A、B 的鉛筆盒裡，走到洗手台沖乾淨自己手上青蛙的血。

風敲打葉子，鐘聲迴盪，整堂課只有哥哥站著，因為他不肯向 A、B 道歉，全班同學都走了，老師才向他說，回家吧，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會報應在自己身上，知道嗎？我想，哥哥就是在那個時刻決定殺死 A、B 的。

雪糕融完了，只剩冰棒棍，他跟我說殺死 A、B 的計劃時，我打了兩個噴嚏，以為那是玩笑。我還不知道，所有嚴肅的問題，都在玩笑中展開；我也不知道，這個殺人計劃再也沒有從他生命裡消失。阿財死了，從這個世界上被抹去，哥哥也想抹去自己，抹去別人。事件發生後，所有人都在討論殺人魔如何開始，其實只是一盒牛奶，兩支雪糕。

哥哥國小畢業後，就很少再跟我講話，讓我靜一靜，他時常說。哥哥喜歡文學，爸媽說讀一類組會餓死，碰！他房門關上，他的確讀了二類，但很少再見到他，晚飯時拍他房門都沒有應，我們都不知他是否在家，全家熄燈入睡後，我聽到有什麼在客廳細細索索，廁所門開開關關，水流整夜，好像家裡住著一隻幽靈，是否他房間的門通向另一個世界，我們所不知曉。無名小站關站前，我無意間在

網路上看到他的網誌，很多殺人的故事，我覺得沒甚麼，小學時我們站在漫畫店裡看的那些日本獵奇殺人漫畫殘暴精彩得多，哥哥的筆法偏向古典的武俠小說，我讀不習慣，不過感覺得出他就是那些故事的主角，這樣在網路上也有不少粉絲追蹤閱讀，哥哥就算關在房裡也還有人注意，相較之下我是更無聊的人，沒特別喜歡也沒特別討厭什麼，只有陽台上媽媽買來的盆栽死得死，我去翻翻土澆澆水，就又活了，七里香檸檬草山茶花薄荷，對照哥哥的殺，我好像對生有那麼一點點天份。

除了愛寫小說之外，哥哥和一般宅男沒什麼不同，打電動集遊戲卡，他有一個高中同學常來我家和他一起打電動，爸媽都不喜歡他同學，說他打招呼都不看人沒禮貌，後來哥哥才說他是自閉症。曾經也為了跟哥哥多點相處一起組團打了英雄聯盟，後來我嫌不夠刺激，便去打魔獸，把累積的金幣都轉給哥哥。哥哥填志願卡時可以上不錯的國立大學中文系，他一直想念的，念文組有什麼出息，爸爸說，他不發一語填了爸爸選中的科系和學校。他去住校後，我更少見他，偶爾回來我也感覺他很不快樂，一天夜裡我醒來喝水，見到他站在客廳裡專注看魚缸，手裡拿一罐牛奶，你在做什麼，我問，他並沒有回頭，也沒有看我，我看到魚缸中一朵又一朵白色雞蛋花開，魚兒在牛奶水中游來游去。於是我隱隱感到不安，這個在長輩眼中很靜又很乖的我的哥哥，讓我感到說不出什麼，這靜像雷雨前姍紫嫣紅的天空，雷鳴前那閃亮亮世界的一剎。

哥哥出事前我在家填志願，爸媽竟然都沒意見，可能哥哥反覆轉學退學，讓爸媽意識到，再怎樣管，也無法讓我們按照他們的意志生長。你就填森林系吧，我想去森林裡找你，哥哥說。

等妳意識過來，已置身血霧，斜對面沉睡的男子毫無反抗，他醒時已眼睛翻白倒在血泊，肝臟掉落腿間，全身觸電般抖動。博愛座上行動不便的老人、滑手機的婦女，一一以奇怪的姿勢倒地，痛苦扭動，妳見到有東西掉落紛紛，落英一樣，是他們自己的內臟。這時妳才開啟聽覺，四周被驚叫、哭泣、呻吟、長嚎充滿，連肉推擠肉也有聲，他人之血淹沒妳穿涼鞋的腳指，妳想起小時過年在鄉下聽過的殺豬叫，原來都不及人類死前的萬分之一，地獄，妳看到地獄之火燃燒。身旁的老人推搡妳快往後走，妳的腿是麻的，妳甚至不知自己有沒有腿，好幾次妳差點摔倒，背後不斷有人倒向妳、撲抓妳，垂死之人認定妳的腳踝是生之樹木，妳狠狠踩斷不知誰的掌，喀啦一聲，妳以為心跳已經終結，刀插進肉裡刷刷有聲，原來血，如夏蟬，如瀑布，如風，之揮灑，退到底，退無可退，妳見到黑色玻璃

上映滿驚怖眾生，扭曲，沒有一張像人的臉，沒有人願意讓一步，為何車還不到站？從不知站與站間，是此生到彼生，望川河到奈何橋，妳以為自己已準備好赴死，用包裡的刀，解決自己和那負心男人，以及腹中無可戀之生，但妳竟然還是會怕，就要輪到妳，腿間熱熱妳以為是汗，其實尿濕，轉過身，妳至少要看清殺妳者誰，是那個紅衣青年，頭染血色，眼神專注而陶醉，彷彿他不知殺戮，而在入禪，殺之禪。

推妳的老人揮舞手中傘，要妳後退，快，快，再退一步，但妳不，生已退無可退，妳將手伸進包裡握著刀，預備以負心血以祭的刀，本來也想護身抵抗，但妳看著紅衣青年無法拒絕的眼神，才明白自己早已想死，妳雙眼微閉，等待他快速揮刀抽刀，速進速出，等待那一瞬之痛，永恆之靜，他的眼卻落於妳隆起肚腹，難道他看到了妳血中之血肉中之肉？他再次抬頭看妳時，已然潰散，高舉過頭的刀光，瞬間落向妳身邊的老人……妳以為妳已死，在死後繼續觀看屠場，痛來自內裡，一陣一陣，不是傷，是妳的嬰要降生，千萬劫擋不復擋，妳癱軟倒地，失去意識前，手中握著什麼，妳攤開掌，不知誰人的半截食指，骨肉分離，淡靜慘白，如一聲預示，噓，不可說。

出事那天下午我和女友在麵店吃麵，看到電視播放血洗捷運事件，那時都以為是別人家的事，傍晚我們在西門町逛街，接到警局打來的電話，哥哥第一時間選擇的聯絡人是我，而不是爸媽。

我不知自己怎麼走出警局的，好多人推我，好多光朝我閃了又閃，眼淚失控，回到家才發覺上衣濕透，那是我最後一天看到哥哥。你說你通體舒暢，就算死也無憾，你說你找了很久，仍找不到 A、B，只好以此大幹一場。走出警局時我光著腳，濕濕的腳印是汗，一步步生彼岸花，你的鞋被檢方收走作證物，我便脫下我的給你穿上，隔日媒體上盡是我光腳行走的照片，說我也是瘋子。你曾聽過冰塊在水中細密裂縫之音？那就是我心的聲音。曾經有很多機會媽媽要帶我入獄探視，但我怕你，因為我背叛了你，我渴望無人之境，渴望兄非兄，弟非弟，那雙鞋從我腳到你腳，最後進了焚化爐，是血緣之最後，你我的遺物。

你可知父母跪落在地受眾人唾罵？你可曾流下一滴悔恨的眼淚？如果你知我們因你在無間地獄行走，刀刺穿腳掌亦復得走。

六年前那夜雷聲於地心響起，黑雨落下，大地裂縫敞開，惡靈奔流，你的歸處，母親跌坐於電視前，土城看守所傳來三聲槍響，網路一片叫好，新聞以「大快人心」為題。中學時念《詩經》的「碩鼠碩鼠」，我們就是碩鼠，碩鼠無權知

曉，碩鼠無權哀傷，要放低痛苦的吱吱鳴叫，為免驚擾人類，僅求多偷生一日。你的臉書永恆停留在血洗捷運那天，你買刀前還見了朋友，在麥當勞打卡，警告大家不要坐捷運，你也怕砍到熟人？我經常做著一個夢，我站在你面前你依然落刀，你的臉書好友一直維持在九十九人，你說第一百個人必然是她，雪。

母親自殺後我說服自己不再是自己，去泰國動臉部手術變了一個人，然後跑到泰北深山的果園裡做事，山裡人不問你哪裡來，只要你好好做，腳踏實地，我來到與哥哥約定的森林像海。每日心好靜，睡前心跳卻好響，園子好鬧，是各種鳥獸的叫聲，半夜在黑幢幢的木屋驚醒，我好像看到哥哥站在我的床前，這時我忽然流下比月光洶湧的眼淚，也許想念，想念都市中我不復存在的家，我只剩自己一人，在這世上。或許是這樣讓我毫不猶豫抱住了山裡的女孩莉納，她眼睛又黑又亮，就像林深草旺，生命對她而言沒有什麼值得思索，但旺盛的生命力在她體內幾乎發出滋滋聲響，她俐落爬上樹頂喀喀笑著，向我投擲水果。妳會陪我回故鄉嗎？四面環海的島嶼。海？那是什麼？莉納歪著頭。為什麼要帶莉納回到這麼難以容身的水泥叢林我也不懂，或許我想證明自己比驅逐者更強，如果連流浪狗也能在那裡生存，我為什麼不能，如果我選擇離開，必定是，我選擇，而不是被審判選擇。

妳不信紫黑的女嬰便是妳肚腹所有，即便生她時妳咬斷了牙。

「其實我能理解他，我和你哥哥想做一樣的事，不過他先行於我而取代了我。只是我竟然在嬰兒的口水和尿片間遺忘了我想殺的人。」

「妳的孩子呢？」我問。

「送給一對美國夫婦了。」我想到懷孕的莉納，我想到我在泰國待的這幾年，回來以後是假的身分，假的面容，我想到我消失的前生，我佩服眼前這個女子，她如何找到我。

「我讓她吃我的奶，以為就會逐漸愛她，原來母愛不是天生，我怕她，會變成另一個我。」

我看著她說，「希望妳以後不要再來打擾我。」

她將啣在嘴中已經咬爛的吸管吐回杯子，向前傾小聲說，「不會的，過了今天不會再有人知道、有人記得，傳喚證人時我也宣稱失憶，這是第一次對別人講，我只是需要另一個人，見證殺人魔的一瞬惻隱，只因那時我懷孕。」

高級轎車駛來停在店門口，她上車前我最後問：「妳記得雪嗎？」她搖了搖頭，頭也不回坐上了車。

今夜睡前我在床上抱著莉納：「嘿，妳怎能就這樣嫁給我，妳又不知道我的過去。」

「為什麼需要知道？」

「如果我殺過人呢？」

她轉過頭來看進我的眼底：「那又怎樣？你現在又不殺人。」

「可是如果我不只殺過一個，而是好幾個呢？」

她笑得很開：「我不相信，你連淹死捕鼠籠裡的老鼠也不敢。」

「妳對我的過去一點都不了解。」

「要了解什麼？我知道你是好人，而你正躺在我面前。」

常常清晨驚醒時，看著我妻沉睡的背影，我會問自己，難道這就是此生此世？或許莉納對我比我對自己更加篤定。

那天咖啡廳裡妳沒說的，我終究不想拆穿，哥哥的刀沒落在妳身上，不是因為妳有身孕，不是惻隱，不是因為什麼，不過是他認出了妳，是雪。當然妳比兒時滄桑很多，臉部肌肉的線條也不一樣了，我會認出妳，是妳眼睛笑的方式，和妳國小時一模一樣，妳大概不曉得我也知道妳吧。妳生產後沒有再去殺那負心漢，只因哥哥的眼神讓妳想起自己曾那麼高，不願再低下去。時間對有罪之人一律平

等，冰川融解，花落花開，妳找我也不是爲了見證什麼，同類與同類，想看看彼此這些年如何活過。碩鼠碩鼠，偶然經過了夏之殺，夏之生。